漢書注校補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一

長沙周壽昌學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匈奴

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壽昌案據此是以人名其國也今顏注失引

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

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

湣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

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

史記作而無姓字集解曰單于姓攣鞮氏本文下云世姓官號可得而記則不能謂無姓也

而周穆王伐畎戎

畎史記作犬

而與犬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

麗史記作驪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

鹵獲

史記作焦穫括地志云焦穫亦名瓠口亦曰瓠中在雍州涇陽縣北城十數里案此當訓鹵略獲取非地名下云涇渭之閒郎所取周地也下又云鹵獲馬牛羊萬餘又云詐

增鹵獲凡數見

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爲內應

內應字始此

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

案太康地記秦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終利貢山南漢陽西是也壽昌案漢雖因秦之舊復收河南地而終棄上谷及造陽以北九百餘里以予匈奴終西漢世未能復之也

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

皇甫謐云計君又讀漢書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字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之有天子也予于是曠然發悟壽昌案此書明云天爲

撐犁子爲孤塗何必胡奴語始知之士安此語殊未喻

左右谷蠡

谷蠡下史記有王字

日上戊己

壽目案上郎倘也戊己在天幹居五六匈奴似亦取天地中合之義下又云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是厤所謂大盡小盡也意其時匈奴應有厤但未知主何法耳

善爲誘兵曰包敵

包史記作冒

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犁之國

隔昆下史記無龍字

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

三十餘萬史記作四十萬

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

史記作盧綰率其黨數千人

前陳豨反於代

壽昌案豨之反爲高帝十年九月至十二年冬始平之平城之役在高祖七年十月因擊韓王信而有白登之圍時豨尚未反也此將豨事述在先併爲平城一役似誤

今呂少吏之敗約

顏注少吏猶言小吏壽昌案百官表百石以下是爲少吏此亦如張騫傳之少從也

故使郎中係虖淺奉書請

虖史記作雩奉書請史記从書字斷句以請字屬下讀言

請獻橐佗等物也宜改從之

比疎一

蒼頡篇云靡者爲比麁者爲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

黃金飭具帶一

飭史記作飾

黃金犀毗一

犀毗史記作胥紕

使官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

翁史記作公

說日必我也爲漢患者

此說不欲行而恨爲所強使也言必使我也則終必爲漢患者顏注於語氣不合

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

壽昌案國語越語范蠡曰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陼吾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此語意相近喋喋即諓諓皆利口巧言也冠即對上冠帶語當直也見廣雅釋詁三孟子蔽賢者當之注同又值也國語晉語當之者戕焉注此言即冠帶固何所值也

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

表作昌圉侯旅卿圉其謚旅即盧古今字書盧弓矢一作玈弓矢

郡萬餘人

史記作至代郡萬人

老上單于死

老上下史記有稽粥二字

漢使馬邑人聶翁壹

聶翁壹案班氏敘傳云以財雄邊又云北方多以壹爲字者據此是聶以財雄於邊者也顔但注爲老人之稱非是

間闌出物

間闌史記作鄭簡

吾得尉史天也

史記此句下有天使若言四字

目尉史爲天王

壽昌案匈奴知以天爲重其稱單于者亦取如天廣大之意也遺漢書則云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此封尉史爲天王

猶云天所封之王也非如春秋所尊之天王也

殺太守共友

共友史記作恭及

殺都尉朱央

央史記作英

右將軍建得㠯身脫

建蘇建也

戰不能與漢兵

與猶敵也當也左傳一與一　誰能懼彼注與敵也

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

亦萬數史記作亦數萬

至匈奴河水

壽昌案匈奴河一作匈河趙破奴傳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奴河水無功功臣表作匈奴河將軍則匈河二字省文也劉敞曰趙破奴傳但云至匈河此衍奴字劉攽說同考傳實作匈奴河奴字非衍殆宋時所見本各異也

匈奴主客問所使

顏注主客主接諸客也壽昌案主客應是匈奴官名猶漢之典客也漢舊儀云主客尙書主外國事是匈奴仿漢制設此官唐職官志禮部有主客郎中員外郎各一主事二掌二王後及諸蕃朝聘之事顏注畧

今吾太子爲質無幾矣

壽昌案幾冀也言無冀其和好矣承上和親與不擾邊兩語顏注音訓俱舛

其儒生

史記作其儒先裴駰注曰先先生也

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

史記無五原朔方

會任文擊救

任文漢軍正

不敢

敢史記作能

漢使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

貳師將軍李廣利酒泉今肅州

與單于連鬬十餘日

案此下史記作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

云云考貳師出塞係天漢四年其再出塞降匈奴係征和三年史記併作一年事張守節謂事似錯誤張晏云自狐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傳

適遭闓陵侯將兵別圍車師

壽昌案闓卽開表有兩開陵侯一建成此則爲成娩也以故匈奴介和王將兵擊車師不得封本匈奴將擊車師故仍遣之也

至范夫人城

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是也下云會母閼氏病律飭胡巫卽女巫之能詛者也世只知朱序母所築名夫人城不知漢先有此事

軍長史與浹睢都尉煇渠侯謀

煇渠侯表作煇渠忠侯僕朋以校尉從票騎將軍再出擊匈奴得王侯從票騎將軍虜五王益封故匈奴歸義又云元鼎四年侯雷電嗣二十二年延和三年以五原屬國都尉與貳師將軍俱擊匈奴沒壽昌據晉灼云歸義侯表止有歸義之語不云侯也僕多表中多字作朋師古亦云當爲朋字雷表作雷電或晉當日所見本不同耶浹眭都尉表作屬國都尉晉注亦同同時尚有煇渠愼侯應疕則以

匈奴王降侯也

匈奴孕重墮殰

殰說文殰敗也謂未及生而胎敗也

迺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前副光祿大夫王

忠使西國爲匈奴所遮

壽昌案傅介子傳引詔曰樓蘭王安歸嘗爲匈奴間候遮漢使者發兵畧殺衞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西域傳云樓蘭數遮殺漢使又云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是宏副王忠使西域當在元鳳四年前宏爲匈奴所得不肯降持節之苦不減蘇武乃武歸尙有屬國之賞而宏並不得與常惠等同受爵賞不可解

單于使犂汙王窺邊

案犂汙是匈奴右谷蠡庭所屬地下有犂汙都尉又有到左犂汙王咸所居地

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

壽昌案此祁連將軍田廣明也據田廣明傳廣明以與都尉寡妻姦又引軍空還下太僕簿責廣明自殺闕下若但逗遛尙可贖爲庶人也

匈奴終不敢取當

取當猶取償也

茲欲鄉和親

顏注曰茲益也壽昌案茲卽滋也說見前

漢吕爲言兵鹿奚盧侯

壽昌案趙充國傳云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欲入爲寇亡者題除渠堂言之是符奚盧山爲塞南地故以封之彼作符此作鹿者傳寫雜出也言兵者趙充國傳漢封羌陽雕爲言兵侯大約漢設此侯以待歸義者

此因題除渠堂本匈奴民來降言狀故封爲言兵而加地名爲侯未入表也

獻見

言貢獻而朝見也下卷云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又云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是也

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

歸德侯先賢撣以神爵三年四月封卒謚靖侯其曾孫襄至後漢建武二年襲封元孫霸嗣侯至明帝永平四年始以有罪免

留庭與鞮貴人

壽昌案庭即匈奴之老上龍庭猶中國之朝庭也留庭留居單于庭也若中國之留守然西域傳康居有小王五其

五卽奥鞬王也云至奥鞬城在康居東南地知奥鞬爲西域地名也此云奥鞬貴人下云右奥鞬王而其時匈奴未通西域或别一地同名者也

單于遣右丞相

匈奴故有相此始稱丞相言右必有左若左右賢王也然傳中僅此一見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烏厲温敦爲義陽侯

表作義陽侯厲温敦無烏字云以匈奴謼連累單于率衆降侯謼與呼同連與遬字近也表無其子新城侯烏厲屈之名惟表前有信城侯王定云以匈奴烏桓屠驀單于子左大將軍率衆降侯而通鑑考異云此卽烏厲屈壽昌衮

屈雖爲呼韓單于左大將其父烏厲温敦止爲呼遬累烏

未爲屠耆單于且傳云烏厲屈表云王定並未云爲烏厲

屈改名又封新城侯非信成侯況定果係敦之子表亦不

應列於敦之前考異豈別有據耶

故有威名於百蠻

壽昌案外夷相謂爲蠻不必南方也故匈奴亦稱百蠻

諸大人相難久之

匈奴貴人相稱爲大人二字始此

發過所七郡

過所猶言所過也七郡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左馮

翊並至長安而七也

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

光祿塞有亭障在盧朐山受降城即因杅將軍所築

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

顏注在朔方窳渾縣西北壽昌案方輿紀要云雞鹿塞在

故夏州西北朔方郡在今歸化城西二百八十五里鄂爾

多斯旗地皆在河套內惟窳渾與三封沃壄共三縣在河

套外也

呂稱漢

言欲以此稱強於漢也顏音注非

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

壽昌案烏揭即呼偈服虔謂小國名在匈奴北也堅昆今

塔爾巴哈台之西丁令即丁零今科布多之北

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

案甘延壽傳以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湯傳同若據此湯當爲副都護也

郎中侯應習邊事

壽昌案侯應無傳僅傳此文

單于自且保塞守御

案御卽禦也

復株絫若鞮單于

案匈奴謂孝曰若鞮思慕漢諡帝爲孝故效之自呼韓邪死雕陶莫臯嗣始立此號

長女云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

上卷云嫂居次此云須卜居次當于居次或其次于閼氏之意其嫂亦稱居次者必他部王之女元時帝女稱公主

諸王女亦稱公主也上卷云單于旣得翕侯以爲自次王

師古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居次之稱似可例推

匈奴有斗入漢地

斗入漢地匈奴三字地名也觀下云温偶駼王所居地可

證顔注非

箭竿就羽

顔注就大鵰也壽昌案就卽鷲也正韻鷲音就脹虔曰雕

一名鷲禽經曰鷲以就之本草鷲悍多力卽白雕也一作

就

上直欲從單于求之

上直欲案直徑也言徑欲向單于求之不假使致辭也

匈奴西邊諸侯

顏注謂諸小王爲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耳壽昌案即所謂
裨小王之類西邊匈奴邊國小蒲類皆是也見西域傳

填盧山之壑

顏注盧山匈奴中山也壽昌案唐書地理志有盧山都督
府注云以思結部置初隸燕然都護府後改隸涼州都督
府則似在匈奴之西境也下云北度車田盧水殆即盧山
之壑也

扶伏稱臣

扶伏即匍匐

易隸㠯惡

案隸習也言易漸習於惡也壽昌又案隸疑是肄習之肄
所謂觀諸本隸作隷尙存肄字之半也

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
到即倒也孟子猶解倒懸也字作倒
遣人與匈奴南犁汙南將軍相聞
壽昌案匈奴有左王將右王將左右大將等官無稱將軍者此南犁汙王所屬稱南將軍殆仿漢官制也
郎王昭君伊墨居次云之壻也
前稱須卜居次此稱伊墨居次或須卜其夫姓伊墨則其所封邑也
欲見和親侯
壽昌案和親侯王歙王昭君兄子也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俱未見表中攷和親爲元帝朝事當時未傳其弟兄封侯此在王莽僞天鳳元年故表削而不書也

皆載以常車

注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出錢市車縣次易牛也壽昌

案此即今俗之長載短卸也

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

壽昌案功臣表歸德先賢撣以匈奴日逐王率衆降侯其

孫諷嗣侯殆即颯與諷字近又牽上展德侯颯而誤也稱

劉颯者必賜姓史失載也以故侯從光武得紹封復國建

武六年使匈奴見後書

單于終持此言

陳遵傳云單于欲詘脅遵遵陳利害曲直單于大奇之此

云單于終持此言是卒未如遵所說也

孫衍齡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二

長沙周壽昌學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此皆椎結

椎史記作魋

其外西自桐師以東

桐史記作同索隱云漢書作桐鄉或貞所見漢書本然也

北至葉榆

榆史記作楪

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

嘗破史記作常頞

而關蜀故徼

關史記作開

大行王恢擊東粵

恢將兵出豫章粵紀與史記皆作越

可得十萬

十萬史記作十餘萬

乃拜蒙㠯郎中將

郎中將華陽國志作中郎將水經江水注同注云以唐蒙爲中郎將從萬人出邑符關符筰字近傳寫各異漢之符縣王莽之符信也

從東南身毒國

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裴駰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

滇王嘗羌

嘗史記作嘗注廣曰嘗一作賞

道留爲求道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

史記作乃留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此書西字

譌爲四字又脫去十餘輩三字也

各自邑一州王

王史記作主

當史記作嘗

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

行誅隔滇道者且蘭

且史記作頭

爲牂柯郡

柯史記作狪

柞都爲沈黎郡

黎史記作犂

冉駹爲文山郡

文史記作汶

其旁東北勞深靡莫

深史記作浸

皆同姓相杖

杖史記作扶

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

呂辟胡昭帝紀作呂破胡

遣執金吾馬適建

姓馬適名建也王莽傳鉅鹿男子馬適求是漢時有此姓也

南粤王趙佗

趙史記作尉

十三歲至二世時

十三歲史記集解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葢始皇并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總十三年耳

南海尉任囂

考十三州記曰大郡曰守小郡曰尉壽昌案闞說殊不然南海郡至數千里不得謂之小郡也大抵秦制歧出世遠難徵如史記所稱國尉則尉之最崇者有郡守有郡長有

郡都尉又有郡尉揚雄氏所云東南一尉即指此也

且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

史記作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明云負山阻海以險字海字絕句此以阻字絕句海字譌爲北字遂云南北東西數千里與南越地勢亦不合似須從史記爲是又案下云東南西北數千萬里此佗上書自夸於漢難以爲據也

與長沙接境

案時桂陽零陵兩郡俱屬長沙未別置郡而皆爲南粵所據

號爲南武帝

史記作南越武帝壽昌案南武城名南越亦地名故南武

王織亦稱南越王織也史記越字係後人妄加宜從本紀

及此傳說詳本紀注補

陸賈至

壽昌案藝文類聚引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朝朔望搆起

華館以送陸賈

其衆半羸

半羸案史記作其西甌駱裸亦稱王此羸字恐是臝字之

誤臝即裸也注訓作劣弱誤

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爲南粵王

史記作至建元四年卒注徐廣引皇甫謐云爾時漢興已

七十年佗百歲矣王鳴盛曰佗於文帝元年已自稱老夫

處粵四十九年歷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至武帝建

元四年凡四十三年卽以二十餘歲爲龍川令亦一百十餘歲矣壽昌案佗處粵四十九年爲文帝元年語是佗入粵當始皇二十三年秦尙未并天下也

卽臧其先武帝文帝璽

史記無文帝二字壽昌案佗實稱南武帝從南粵城名非武帝此與文帝對舉省文言之或死所以武爲謚未可知也故有璽其孫胡明謚曰文王自爲漢所賜謚卽效其祖父佗竊帝號自娛何以其生前文帝之璽與漢所賜死後之謚早相合也史記無文帝二字是也

上書請立摎氏女爲后

摎史記作樛

勇士魏臣等輔其決

決史記作鉠

及蒼梧秦王有連

法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壽昌案孟說是也時趙佗據南粤帝制自爲趙光其族姓故據蒼梧地自稱秦王其稱秦者趙佗本秦尉光故仍襲秦名猶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子孫尚號秦人也安在以秦趙爲同姓乎

嘉遂出介弟兵就舍

介弟兵史記作夯其弟兵

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

韓千秋表作以校尉擊南越蓋故濟北相此時以校尉卒兵也

願得勇士三百人

三史記作二

虜賣㠯爲僮奴自脫一時利

史記作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壽昌案僮卽奴也司馬相如傳卓氏家僮八百人毛本作虜賣以爲僮取自脫一時利有取字意方足他本作僮奴因奴字近取而譌也

封其子廣德爲龔侯

案龔侯史記作龍亢侯表作龍侯

爲戈船下瀨將軍

瀨史記作厲

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

馳義侯越人名遺
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陿
陿史記作陜
故其校司馬蘇宏得建德爲海常侯粤郎都稽得嘉爲臨蔡侯蒼梧王趙光與粤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爲隨桃侯又粤揭陽令史定降漢爲安道侯粤將畢取呂軍降爲膫侯粤桂林監居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爲湘城侯
得建德據表建德被獲後仍封術陽侯海常侯表謚嚴侯都稽表作孫都隨桃侯表謚頃侯史定表作揭陽定粤將表作南越將軍居翁表作監居翁湘城表作湘成
姓騶氏
徐廣曰騶一作駱

無諸搖率越歸番陽令吳芮

番史記作鄱

都治

史記作都東冶

不戰而殞

史記殞作耘

告大司農軍

史記作大農

乃使郎中將立丑爲粵繇王

郎中將史記同他漢書本作中郎無將字劉攽曰宜作中

郎將壽昌案百官表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比二千石

郎中亦有車戸騎三將秩比千石前番陽令唐蒙亦拜郎

中將則劉說未足據也

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

壽昌案百官公卿表元鼎六年大農令張成此稱大司農誤也武帝太初元年始更名大司農故史記此下俱作大農王子侯表山州侯齒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此爲元鼎六年事齒已失侯故云故山州侯也

封居股爲東成侯

成表作城

封陽爲卯石侯

卯石他本作邛石史記作北石表作外石皆非也宜作卯

及東粵將多軍

表作東粵將軍

故甌駱將左黃同

表作左將黃同

朝鮮王滿

王滿司馬貞云案漢書滿燕人姓衛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壽昌案今漢書無姓衛兩字此貞所見古本也又案水經浿水注云昔燕人衛滿自浿水西至朝鮮又云戰國時滿乃都之都王險城地方數千里至其孫右渠漢武帝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討右渠破渠於浿水遂滅之案浿水縣屬漢之樂浪郡

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

在史記作命

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

高后下史記有時字

誅右渠

誅史記作討从討字爲是

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

左將軍卒多史記作卒正多此脫正字卒正卽軍正之屬

天子誅山

衞山也天子誅山壽昌案表云義陽侯衞山太始四年坐教人誣告衆利侯當時棄市衆獄未斷病死此傳以山諭右渠降中變被誅似其受誅非以誣告且非病死也

乃使衞山諭降右渠

乃史記作及

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

正史記作征

天子許遂

許史記作誅此書作許者誤也史記贊曰荀彘爭勞與遂皆誅以遂之被誅與彘並論爲誅字無疑

相韓陶

陶史記作陰

陶爲秋苴侯

秋史記作蓛表作荻

長爲幾侯

表作幾侯張陊

爲沮陽侯

沮史記作温表作涅

孫　衍齡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三

長沙周壽昌學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阸㠯玉門陽關

注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界壽昌案本書張騫傳注韋昭曰玉門關在陽關界元和志陽關因居玉關之南故名

大清一統志古玉門關在今安西府治西一百五十里古陽關在今安西府治西西南一百三十里西安府乾隆朝改州兩關在今敦煌縣安西州附郭縣也近友人至其地者云兩關相距約一百四十里

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

徐松補注曰水經注曰河水又東注於泑澤卽經所謂蒲

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堅剛又云其下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累故蒲昌亦有鹽澤鹽水也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牢蘭一名臨海在沙州西南說文云泑澤在昆侖下今同部語謂之羅布淖爾李光廷圖考云泑澤𣲖一泊古今并未改流自水經注於南河下繫以牢蘭海於北河下繫以蒲昌海遂起後儒紛紛異論胡氏渭禹貢錐指圖西域河源直分二海亦未會酈注也水經注敘南河云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國北又流而左會南河會流東逝通爲注濱河通者卽通北河之水爲注濱河也又云注濱河又東逕鄯善國北其水東注澤澤在樓蘭國北扜泥城彼俗謂是澤爲牢蘭海也釋氏西域記曰南河

自于闐東迤北三千里入牢蘭海也下敘北河云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卽釋氏西域記所云二支北流逕屈茨烏夷禪善入牢蘭海者也是知二水注流通逝總會牢蘭是卽經之蒲昌海矣後云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又東逕注濱城南是則河以城名顯而易見今之塔里木河是也下云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河水又東注於泑澤卽經所謂蒲昌海也曰澤曰海原與南河無別但未明指其異名耳夫南河東逝爲注濱河此水以北河之城得名而蒲昌海積鄯善東北與南河段所云澤在國北扜泥城者寧有異地乎一通字不悟疑團斯起胡氏故不足怪而徐星伯力辨之猶似門外漢耳壽昌案徐氏補注引水經注索隱正義不過借釋本書鹽澤一語並未窮究河流源委亦未與

水經背觸也李氏何能沾沾一得輕詆為門外漢乎論水道如胡氏固未可非若西域水道未有精過于徐氏者也其水道記云羅布淖爾者黃河初源所渟滀也是統南北而言之無所區分塔里木河在阿克蘇河之東回語謂可畊之地曰塔里木言濱河居人以畊為業也河逕卡倫東復折而東趨水寬五十餘丈是河所由名矣

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

徐補注云自色爾騰海西北至羅布淖爾相去千餘里不得云三百餘里又引水經注東望泑澤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里是漢書傳寫奪千字壽昌案水道提綱云自安西府沙州而西北沙漠千餘里有大澤曰蒲昌海卽古葱嶺于闐二河所滙水經注誤依舊聞謂至此潛流下復發于積

石者實則非也又云蒲昌海即古鹽澤今日鄂普洛漠在
土魯番城南東三百餘里直安西西北一千餘里案地志
二關屬漢龍勒縣一統志云龍勒故城在今安西州治西
龍勒山在西南三百里計安西州距土魯番以今新疆輿
合道里表核之當一千九百餘里蓋不止如徐氏云奪千
字也

自車師前王廷

壽昌案匈奴傳俱作王庭此作廷庭廷字古通用也

分吕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

壽昌案此都護分之也後書云哀平閒自相分割爲五十
五國非也觀五十國皆屬都護惟五國不屬可證此番之
分即三十六國分爲五十餘國之漸匈奴分爲十五單于

而匈奴遂衰西域分爲五十五國而西域遂弱此亦衆建而小其力之義

吉爲安遠侯

徐補注云功臣表作安德侯誤壽昌案　殿監毛本表俱作安遠繆侯鄭吉無作安德者徐所引誤本漢書也

都護治烏壘城

徐補注云今庫車城屬策特爾軍臺及其東車爾楚軍臺皆烏壘城地壽昌案新疆軍台道里表庫車至嘉峪關四千五百二十里

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

壽昌案戊己校尉元帝初元二年置此云復置者蓋綠先本有校尉如副校尉屯田校尉之類惟戊己校尉是元帝時

特設故云復置也吳仁傑刊誤補遺說戊己數條徐氏補

注備引之引顏注一說云戊己校尉鎮安西域無常治處

壽昌案車師後城長國傳云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又云止留戊己校尉城是有常治所且置城也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為厭勝故稱戊己焉徐補注雖未引其語而亦以厭勝之言為近壽昌考匈奴傳云日上戊己元帝之置戊己校尉原以制匈奴而護西域其特名曰戊己者用匈奴所上者以制之亦即厭勝之義也

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

徐補注云茲力支不見功臣表蓋未侯壽昌案茲力支率眾降豈有不侯者乎表中他匈奴降侯者可證特封侯不

見功臣表者亦有殆旋封旋廢或卒不及表也如趙充國傳漢封若零弟澤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陽雕爲言兵侯匈奴傳匈奴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爲言兵鹿奚盧侯烏孫國傳元始中漢封卑爰疐爲歸義侯功臣表皆未之見卽史表云御史大夫陽陵侯岑邁而功臣恩澤兩侯表無之戾太子傳女伺平輿侯嗣子而平輿侯姓名表中俱無考也

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案去胡來王名唐兜已見匈奴傳李光廷漢西域國考云婼羌當在陽關之西小宛之東今淪入瀚海瀚海今稱戈壁也

鄯善去陽關千六百里

傳云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考婼羌傳云去陽關千八百里此云千六百里則視婼羌近二百里當以鄯善爲最近矣

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

壽昌案文帝詔除宮刑此武帝征和年間而宮刑且及于匈奴之質子是除宮刑爲虛言也

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

案本傳云鄯善國本名樓蘭其國原置有都尉此其尉名屠耆者也昭帝元鳳四年傳介子斬樓蘭王嘗歸立屠耆爲王改國名鄯善此初製鄯字之始後漢書西域傳無樓蘭國名班超傳亦然而班勇傳云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水經注云行貳師將軍索勱將兵千人至樓蘭屯田又云

召鄯善龜茲馬耆云云是若又樓蘭附鄯善而別爲一國者至隋立鄯善郡唐置鄯州雖非故地而鄯善名尚存樓蘭二字遂不見史傳中矣

爲刻印章

徐補注曰衞宏漢舊儀匈奴單于黃金印橐駝紐文曰章此蓋寵異之比于單于壽昌案舊儀所說恐誤非兩漢制也匈奴傳曰宣帝甘露三年賜呼韓邪單于黃金璽盭綬又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以下乃有漢言章自王莽遣將稚璽後始改用印章又曰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等使匈奴授單于舊制璽綬後書和帝紀永元四年遣大將軍耿夔授北匈奴單于於除鞬璽綬則仍用璽不用印此之印章特比之匈奴諸王非北單于也

且末國

唐辨機西域記作沮末計漢鄯善且末等國約在敦煌南今和碩特左右旗地其遺趾俱無可考矣

小宛精絕戎盧

案徐氏西域水道記云漢小宛諸國淹沒無蹤意淪入瀚海如曷勞落迦城之比矣段長基歷代沿革表云戎盧國在今和闐西之巴爾呼圖克地

扜彌國

後漢作拘彌唐書云于闐東三百里有建德力河河東有建德力城亦曰拘彌城卽寧彌故城西域水道記云今河在城東城郭遷移不足爲異也西域圖考云在今和闐屬之克勒底雅城唐之建德力河亦名媲摩川也沿革表同

水道記作克勒底雅河

渠勒國

西域水道記西域圖考俱云淪入瀚海沿革表云在今和闐西之蘇格爾地

于闐國

壽昌案後書作于窴水經河水篇云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酈注云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南源道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闐國西又西北流注于河即經所謂北注葱嶺河也南河又東逕于闐國北釋氏西域記曰河水東流三千里至于闐屈東北流者也今日和闐在葉爾羌東南七百九十里河曰和闐河傳云多玉石粱書西南夷傳有于闐玉河今

俗猶仍玉河之名高居誨使于闐記云河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緑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今東源曰玉隴哈什河產玉最良

皮山國

三國志作皮宂屬後魏書作蒲山國今在葉爾羌所屬之皮什南地

烏秅國

北魏爲權于摩國及阿鉤羌國在今回部喀什噶爾葉爾羌之西南拔達克山拔一作八有城郭負山陸其王曰汗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

壽昌案後書云西夜一名漂沙子合國居呼韃谷作韃不作犍并云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爲王案

本書云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氐行國隨畜逐水草往來故但云西夜國王號未書戸口兵數觀後書漂沙國之名益證其爲行國無治所矣本書又云而子合土地出玉石是明指呼犍谷爲子合專治所紀戸口兵數亦屬之子合矣兩國雖共壤實一行國一土著班竝未誤爲一國也徐補注雖爲本書申證而云漢書西夜國王號子下有戸口兵數及四至之文傳本奪爛因以號子與子合牽連爲一范氏之論爲不察矣後魏書云其王號子是號子者其王之稱壽昌竊謂范蔚宗去漢較今爲近未必班書奪爛至此抑豈無善本可校而輕議前人不過偶讀未審遂發此論耳又考本書各國俱未稱王名何獨西夜有號子之稱案魏書原云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

治呼犍是西夜子合已併一國號子或當魏時其國王之名魏去漢已數百年何得引此作孤證也計西夜子合約在今葉爾羌屬之庫克雅爾地

蒲犂國王治蒲犂國

壽昌案下國字誤水經注作治蒲犂谷是也後書作德若國今在葉爾羌屬之塞爾勒克地

依耐國王治

王念孫曰上文皆言某國王治某城此不言者闕文也壽昌案水經注皆書某國治某所此獨無之疑漢書本如此非闕也國在今葉爾羌屬之英噶薩爾地

無雷國王治盧城

王念孫曰隸書盧字作盧其上半與雷相似故雷訛作盧

又脫無字耳御覽引此正作無雷城壽昌案水經河水注云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治盧城與此書合與其還就其說以從御覽何如逕據水經注之爲愈也國在今葉爾羌屬之阿喇楚勒地

難兜國王治

王念孫亦謂不言治某城爲闕文壽昌案水經注亦未書承漢書之舊也國在今拔達克山西二千餘里之布哈爾地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

隋爲漕國唐仍名罽賓又曰迦濕彌羅國循鮮亦作脩鮮唐高宗顯慶三年封其王曷擷支爲脩鮮王龍朔二年授其王爲脩鮮都督隷安西都護府近世爲阿富汗地一作

愛烏罕在拔達克山布哈爾之西南

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

壽昌案食貨志云又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是漢朝亦鑄金如馬形但非錢亦非幕文耳又案新唐書南蠻傳驃古朱波也以金銀爲錢形如半月號登伽佗亦曰足彈陀三朝國史罽婆國鵞銀葉爲錢今俗用洋錢多鑄其國王面下安息國云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今洋錢有女面亦其國夫人也

赤土身熱之阪

案今適洋者必過紅海云土皆赤色其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亦如此云也秋末隆冬春初始可行否則難其地

實上直赤道也

臨崢嶸不測之深

顏注崢嶸深險之貌則不得復云深也葢深本淵字唐人避淵諱改之觀後魏書下臨不測之淵作淵字可證

二千餘里乃到縣度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云罽賓之境有盤石之隥道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絙橋相引二十許里方到懸度此作二千餘里恐乖事實從水經注作二十許里爲正

烏弋山離國

案此亦不言其治所也陳湯傳作山離烏弋本傳內閒作烏弋無山離皆隨筆非有異也

安息長者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自條支乘

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壽昌案後書西域傳大秦國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據此則條支下奪乘水二字可百餘日可字當是二字也此屬烏弋山離國後漢屬大秦國本書無大秦後書無烏弋山離考大秦國本名犁鞬即此書之犁靬而犁靬附見此傳中並未稱國至後漢則并烏弋山離而有之改名大秦矣靬音鉅連反與鞬同音張騫傳作犛靬

俗重妄殺

後書天竺國脩浮圖道不殺伐梁武以麪爲犧牲皆遵此教也後世遂演爲放生之說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

案後書作治和櫝城後魏書作都蔚搜城番兜和櫝亦一音之轉也蓋皆譯出之音無定字也後與烏弋山離併爲波斯國今分爲十二部

書革旁行爲書記

顏注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壽目案書革史記作畫革者是時尙無紙既用革則以刀畫之較便此書字因下書記而誤也今西洋人書尙橫行不直下如顏說

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城

毛本無王字後書作藍氏水經注作監氏與此同今布哈爾之南實分據東布魯特愛烏罕之地云

土地風氣物類所有

徐補注云通考引異物志曰月氏國有羊尾重者十斤割之供養尋生如故壽昌案金樓子引此作月氏牛不作羊名曰日及

故彊輕匈奴

顏注曰自恃其彊盛而輕易匈奴也徐補注曰通考引作故恃彊案顏注恃與輕對舉是舊本有恃字壽昌案故彊屬上讀恃字是顏注添出通考亦本之顏注耳

康居國

魏書云名者古國又云康國亦康居之後今在哈薩克部

卽傳云王冬治樂越匿地也匿後書作慝今右哈薩克部

卽傳云康居有小王五之地

不屬都護

壽昌案不屬都護者五國葱嶺西北則康居葱嶺西則大月氏葱嶺西南則罽賓烏弋山離安息也

都護郭舜數上言

壽昌案郭舜表傳皆不見惟段會宗傳贊有郭舜以廉平著一語此始著其官都護上言宜絕康居遣子貢獻一事徐補注云舜爲都護當在永始中

有五翖侯五日高附翖侯治高附城

壽昌案五翖侯內後書有都密無高附後書又云高附國在大月氐西南亦大國也並云漢書以爲五翖侯數非其實也

大宛國

今回部喀什噶爾之西北霍罕安集延兩部皆其地也

故匈奴持單于一信到國

徐補注曰信如外國之傳箭壽昌案信即古之符契也平帝紀漢律諸乘傳者持尺五轉信司馬相如傳故遣信使曉諭百姓或以繒帛書分持之或用木爲之

桃槐國

唐書地理志有桃槐州注以阿臘城置隸月支都督府

休循國王治鳥飛國

壽昌案三國稱休脩國脩循字通也下國字疑亦谷字之誤唐書地理志有鳥飛州都督隸安西都護府今西布魯特之地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

亦分今西布魯特地與休循俱在喀什噶爾之西北

莎車國

今葉爾羌地水道記云回語謂地曰葉爾謂寬廣曰羌

疏勒國

今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兩部地

尉頭國

後書疏勒傳云東北經尉頭計在今阿克蘇烏什二城地

也

孫衍齡謹校

長沙周壽昌學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烏孫國

壽昌案烏孫今伊犂及城東庫爾喀喇烏蘇路今迪化州屬之綏來縣皆其地也其始曰伊列後曰伊麗見唐書曰亦列耶律楚材西遊錄曰益離金烏古孫使蒙古記皆一音之轉也烏孫爲西域一大國漢分爲大小昆彌益受勞累至王莽時未已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戊己校尉耿秉移檄烏孫章帝建初八年遣李邑護烏孫使云云自後不見於史迨元魏時爲蠕蠕侵而西徙其故國旋爲鐵勒所據而亡

多雨寒山多松樠

徐補注曰徇山故多雨雪而寒壽昌案傳云多雨寒補注添一雪字者考匈奴傳本始三年單于自將兵擊烏孫欲還會天下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樠說文松心木段氏以爲有奪徐氏謂段說誤壽昌案洪亮吉雜錄云萬松塘在天山下卽詣巴里坤要道也細驗之實非松乃松心木耳說文玉篇皆云樠松心木高誘淮南王書注樠讀如姓樠氏之樠案左傳莊元年楚武王卒於樠木之下卽此木又攷竟陵縣武來山一名樠木山樂史稱郡國志云楚武王卽卒此山洪又云曾在萬松塘一宿土人尙呼爲樠木也音讀若門

南與城郭諸國相接

徐補注引王念孫曰相字後人所加此傳凡言某國與某

國接者接上皆無相字此亦當然漢紀通典並作南與城郭諸國接無相字壽昌竊疑此一字有無班書隨筆無定例也卽如傳中有書接字在上者且末國北接尉犂有每句書接者于闐國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皆是不能疑有異同也

昆莫見驀如單于禮

壽昌案時單于尚未臣服於漢驀故上言招烏孫妻以公主與爲昆弟以制匈奴也

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

案岑陬之父稱太子未稱名宜岑陬亦非名也

入漢迎取少主

壽昌案此亦楚王戊之孫其姊解憂爲公主先嫁烏孫故

相夫稱少主也

舍上林中學烏孫語

因前江都王女細君語言不通悲怨作詩故也

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

徐補注曰蓋以不與主和號曰狂壽昌案此從後號之也下云暴患失衆又云爲烏孫所患苦明不止不與主和一事

其子細沈瘦

顏注瘦音搜壽昌案下稱肥王翁歸靡則肥瘦當如中國音訓何爲音搜也

係瑣

徐補注引通鑑注係瑣即今鎖索也壽昌案是係之以索

而加鎖也係卽易係用徽纆之係

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

壽昌案都季都也此在宣帝朝而宮刑尚未除如此

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

西宋祁云當作西通鑑注謂時立表穿渠於卑鞮侯井以西今汲古本作以西

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弱

顏注云言其尚幼少壽昌案弱有未壯一訓如禮二十曰弱左仍叔之子弱也之類非幷訓幼少也而書洪範六曰弱傳弱尩劣鄭注云愚懦不毅曰弱此傳下云星靡怯弱則非但幼少也下又云大昆彌雌栗靡健是以健與弱對舉尤非幼少可知且考段會宗爲都護時當竟寧元年時星

靡死子雌栗靡代立星靡父元貴靡死當甘露三年星靡立幾二十年而死已有子代立且健矣則代爲大昆彌時必非幼少也顏注疑誤

姑墨國北與烏孫接

徐補注曰姑墨之北山皆烏孫地蓋今拜城北也壽昌案姑墨魏書作姑默水經注云北河指葱嶺又東逕姑墨國南姑墨川水注之水導姑墨西北赤沙山今盬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此唐之撥換河今之阿爾巴特河唐書地理志云姑墨南臨渾河卽今阿克蘇河之下流也名渾巴什河拜城今屬葉爾羌

溫宿國

壽昌案水經注云北河逕溫宿國南枝河右入北河

枝河即今阿克蘇河也本傳云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後

遂爲姑墨所并

龜茲國王治延城

壽昌案地志上郡有龜茲縣水經注謂因處龜茲降胡著

稱非其國地也龜茲國在今庫車及其西南賽喇木烏什

一帶地延城在今渭干河北岸水經注云北河東逕龜茲

國南又東左合龜茲川水今渭干河即龜茲西川

烏壘

徐補注云水經注云治烏壘城今傳文奪之壽昌案徐引

水經注爲誤證也案傳上特云都護治烏壘城明云此城

爲都護專治其國王附居城內故此傳又云與都護同治

也觀每國傳皆云至都護治所若干里龜茲國傳又申明

之云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直以都護作準的諸國特爲地望無有他屬故於烏壘下不書王亦不言治所也又考後書西域傳莎車國王賢分龜茲爲烏壘國徙嬀塞王駟鞬爲烏壘王此建武二十二年也今書未詳烏壘立國始末似西漢專取爲都護治所至東漢始立國故本傳無國王兩字傳中戶口勝兵城都尉譯長各一人或班氏追書之也唐置烏壘州屬渠黎都督府今策特爾地爲哈喇沙爾之屬境

渠犂西有河

壽昌案水經注云其水敦薨水又屈而南逕渠犂國西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卽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犂國治渠犂城西北去烏壘三百三十里漢武帝通西域屯渠犂城卽此

處也南與精絕接東北與尉犂接此書亦無治渠犂城四字徐氏不云傳文奪也而與精絕接上亦無東南與且末五字知鄽注引漢書自有刪節也唐置渠犂都督府今哈喇沙爾所屬之額爾勾河北岸地下之捷枝亦其所分國也

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

壽昌案嬰𠳨傳臣願見上言便宜魏相傳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唐書刑法志有言密事者馳驛奏之

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

壽昌案輪臺一作侖頭唐置輪臺縣又有輪臺州都督俱隷北庭都護府今哈喇沙爾所屬之玉古爾地在迪化州東七十里車師今闢展一帶地

尉犂

後書犂作黎水經注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犂國今哈喇沙爾所屬之哈喇噶阿璊地也

危須

水經注敦薨之浦俱東南流逕出焉耆之東導于危須國西西去焉耆百里又東南流注于敦薨之藪以流所積潭水斯漲溢流爲海今哈喇沙爾所屬察罕通格地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

壽昌案後書作治南河城後漢紀作河南城而後魏書太武太平眞君七年萬度歸討焉耆入其界進軍向員渠是尙名員渠也焉耆屬回回之準噶爾今哈喇沙爾地有海都河河廣三里俗以其廣呼曰通天河又東潴爲大澤曰

博斯騰淖爾水經注曰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山海經云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二源俱導西源東流又云城居四水之中蓋海都河所經甚遼濶也唐上元初設焉耆都督府開元中以焉耆備四鎮此後詔命不至自稱葉護不名焉耆而名同鶻矣

烏貪訾離國

壽昌案上傳云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貪訾離地以處匈奴降王茲力支是其國爲都護所分置並初立此地名也蓋初本單桓國地爲車師所得漢復取之於車師分置此國也戸僅四十幾不成國今廸化州屬之阜康縣地

三國志注引魏略作烏貪國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

劉奉世謂下國字當作谷國與谷音近也天山顏注謂卽祁連山蒙古語謂天爲騰格里西域稱汗騰格里山卽天山在庫車北徐補注引後書竇固傳注及唐地理志皆辨其非謂在庫車北者非是且謂山不甚峻不足當天山之目以今哈喇沙爾城北之博羅圖山爲天山北至博克達山以東皆是故匈奴傳特標出隴西過焉耆山明其爲大山也壽昌案徐氏說雖辨而祁連名旣古卽汗騰格里語亦久恐未能奪之又考各圖志及洪氏天山客話等書云由西北各地遷迤至蘭州城高出六百里又由蘭州出關至天山下更高出六百里是平地已高一千二百里仰望山頂積雪不化鳥飛至半空而墜近日西征將士皆云四

面皆以此山爲主名無有峻於此者徐氏僅遠過其旁未能細審也徐又引水經注云焉耆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大或爲天字之訛考後書焉耆國傳云其國四面皆大山則水經注大字恐非訛也山屬焉耆而卑陸依山爲治故列於卑陸國國在今闢展所屬之僧尼木地

卑陸後國

徐補注云後書無後國或已并之壽昌案後書亦并無前卑陸國也徐注誤後國在今闢展屬之汗和羅地

郁立師國

後書作郁立國今闢展屬之蘇巴什地

單桓國

今迪化州屬之阜康縣地東接郁立師北接匈奴其國小

又爲漢分置烏貪訾離地後漢時遂見滅於車師矣

蒲類國

唐設蒲類縣卽今古城入巴里坤路其後國則迪化州屬之昌吉縣地也

西且彌國東且彌國

今闢展屬之汗和羅地

劫國王治天山東

是亦依天山爲治也漢紀俱以爲小國通典云在葱嶺東南又云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戸數萬與本傳不合今闢展屬之布拉里克地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

徐補注謂唐地理志交河縣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卽

其地李光廷云此別一柳谷非狐胡國地引唐書貞觀十四年侯君集伐高昌自磧口進至柳谷又進至田地城田地城卽高昌壁則柳谷在東也壽昌案狐胡在今闢展及所屬之魯克察克地晉曾置高昌郡隋仍爲高昌國漢之柳中卽魯克察克爲戊己校尉所居柳谷其舊名則李所證是也王念孫曰狐胡御覽作孤胡當從之壽昌謂僅據御覽一說似不如從本書足據也

山國王

壽昌案三國志注魏略作山王國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

壽昌案下云地節二年鄭吉司馬熹發兵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卽今土魯番雅兒城也唐書云王都高昌其交

河城前王庭也唐地理志云西州交河郡中都督府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蓋車師後改名高昌隋煬帝時其國王麴伯雅入朝尙拜爲車師太守是也唐貞觀時遣侯君集滅之置郡縣西州屬有交河縣今闢展及以西之魯克察克哈喇和卓招哈和屯勒木丕皆其地也

車師後國王治務塗谷

今昌吉縣西北謂田曰呼圖壁務塗谷與呼圖壁一音之轉猶樓蘭之呼牢蘭海矣又案車師後庭以西與匈奴烏孫接界者今名烏魯木齊實前後卑陸東西且離烏貪訾離劫國等國地也

車師都尉國

徐補注曰此蓋漢置都尉監車師者壽昌案地介車師前

後國中與西域各國接壤既難置郡又未置屬國都尉故
仍以國稱之益信烏壘城爲都護專治也今闢展之雅圖
庫也
車師後城長國
壽昌案稱長是屬車師未列爲王也匈奴傳狐蘭支與匈
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可證成即城今闢展城西四
百十三里之連木齊木地舊呼勒木津者也
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詰闕賜第與妻子居
顏注曰烏孫遣其將之貴者入漢朝徐補注引劉敞曰漢
求車師王耳烏孫貴將反詰闕又賜第與妻子居非理也
案鄭吉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今漢復責烏師求車師
王故賜車師王第使與妻子居耳文當云烏孫遣其貴人

將詰闕錢氏大昕曰烏貴者車師王之名是時車師已別立王故稱其前王名以別之當以求車師王烏貴六字爲句將詰闕三字爲句因上文烏孫相涉誤衍一孫字顏劉不能校正曲爲之說非也壽昌案此亦如上傳都護治烏壘城宋監本作烏壘孫城衍一孫字也考通鑑云元康四年車師王烏貴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漢遣使責烏孫烏孫送烏貴詰闕是通鑑已證此誤刪去孫字矣顏劉並誤錢氏駁正良是第未檢通鑑耳

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

壽昌案後書西域傳云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匈奴傳服虔注惡都奴西域之谷名蓋即阿惡地

也

聖上遠覽古今

壽昌案聖上稱光武也與藝文志稱武帝同通考引作聖人

孫衍[illegible]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五

長沙周壽昌學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共王恢及燕靈王建

何焯校本云無靈字作建子多一子字宋小字本同壽昌案本書誤何校是也考呂后本紀七年秋九月燕王建薨表傳同是建未爲呂后殺也惟傳云王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絕後是宜作建子也

呂太后欲爲重親

重親案張后爲帝姊之女以配帝故云重親古者納女於天子必曰姑姊妹若而人諸侯亦然漢制近古不論舅甥也左傳秦伯納女五人於晉文公五女皆晉文之甥也

取後宮美人子名之

後宮美人惠帝之美人其子卽惠帝之子名之者張后陽爲有身名此子爲所生也文帝入承大統張后似無甚罪而必廢之者殆亦以此惟此事罪起呂后文帝難於顯言故但廢張后處於北宮無明詔也不比趙后飛燕之廢可直斥其殘滅繼嗣也

太子立爲帝四年迺自知非皇后子

壽昌案自知非后子其不云非帝子可知上呂后傳云乃立孝惠後宮子爲帝亦明言爲惠帝子也

迺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

壽昌案出言猶發言也　殿本改正子字作所則從出字斷句淩本云一本作子字葢宋本如是故毛本從之

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

名卽皇后名爲所生之名非名字之名也然立爲帝已四年而尙未傳何名可見當時之亂而記載之疏也

我壯卽爲所爲

顏注曰爲其所爲謂所生之母也竝音于僞反壽昌案顏注不顯音尤誤卽爲所爲言爲太后之所爲太后殺其生母伊壯亦殺太后也爲當讀如本音蒯通傳爭欲爲陛下所爲語意類此

更立恆山王宏爲皇帝而以呂祿女爲皇后

壽昌案宏非孝惠子爲呂氏子已明見高后紀五行志呂后特以呂祿女配之非不避同姓之嫌正以揭其僞也

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媪通

壽昌案女而稱媪或媪亦當時女之通稱也衛青傳父鄭季與主家僮衛媪通是媪尙爲僮也史良娣傳良娣母爲王媪末年皆稱曰王嫗知媪與嫗別也

坐河南成皋靈臺

史記作坐河南宮成皋臺

封弟昭爲軹侯

案薄昭以文帝十年坐殺漢使者自殺

會稽郡致園邑三百家

致園邑致郎置下書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徑作置字矣互文也

用呂氏不合葬長陵

壽昌案呂后之葬本紀不載史記集解皇甫謐曰合葬長

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今據此言則合葬爲信史
氏特補此筆也

孝文竇皇后

初學記四引世王傳曰竇氏少小頭禿不爲家人所齒遇
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有光照室爲后之
瑞

竇皇后親蚕卒葬觀津

北堂書鈔引三輔決錄云竇后父名倚遭秦亂身釣垂淵
而卒后登尊號遣使者至父墜所築起大墳

自卜數日當爲侯

劉攽曰日當作曰壽昌案劉說是也竇廣國之至長安得
見竇后當在文帝初而廣國之封章武侯實在景帝朝安

所云數日也卜數二字詳見元后傳傳云使卜數者相政

君師古注曰數計也若言今之祿命書也

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

太后時已失明矣何能好黃老言且禁人讀儒書

金氏怒不肯與決

壽昌案言奪諸金氏金氏怒而不肯也與決決別也蘇武

傳與武決決去顏注決別也又因與武決注同竇后傳姊去

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元后傳共辭王去上與相對泣而

決

大行奏事

案百官表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將行爲皇后卿

同時更名大長秋此廢太子榮爲臨江王是景帝七年事

並無大行一官且大行應有令字此亦無之疑是將行奏
事將字譌作大也
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二語本春秋公羊傳語時朝廷用春秋公羊傳決事故大
行引之
初皇太后微時所謂金王孫
壽昌案皇太后王姓初嫁於金故稱金云王孫者其母臧
兒故臧荼女荼曾封燕王因謂之王孫也
生女俗在民間
顏注言隨流俗而在閭巷壽昌案顏注謬甚俗是王太后
女名即後封修成君者也
男號修成子仲

後爲長安令義縱所捕案者卽此人

幾死者數焉

幾死者言幾致之死也

軒中得幸

師古訓軒爲軒車壽昌謂非也帝時幸主家豈無一室可尙衣而至於車中且幸女子耶案本書史丹傳天子自臨軒檻注軒檻欄板也凡殿堂前檐特起曲椽無中梁者天子不御正座而御平臺曰臨軒左思魏都賦周軒中天注周軒長廊有窗而周迴者此軒中主第旁室中也

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

禮記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夫人語本此壽昌案夫人實亦鑒於衞后色衰之事

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

案史記封禪書云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是卽前所云趙之王夫人非李夫人也考王與李皆早卒而王敘在李前覩李夫人先卒可知李夫人有子爲昌邑哀王其封以天漢四年少翁之誅在元狩四年距王封時已二十三年王封十一年而薨諡之曰哀計其年必不永卽以二十歲分封當少翁死時王尙未生卽李夫人何以死也通鑑據史記作王夫人注曰齊王閎之母亦明班史有誤也又案鉤弋傳寵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是胡注所本或有以少翁作李少君者尤誤少君誅死更在少翁十數年前王益之西漢年紀以漢書作李夫人固非卽史記作王夫人亦誤其考異云少翁之死在元狩四

年而褚先生補云元狩六年帝欲王諸子時齊王閎母王夫人病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王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願君雒陽帝曰先帝以來無王雒陽者關東之國莫勝於齊乃立閎爲齊王是元狩之六年王夫人尚無恙而少翁之死已二年矣豈得云致鬼如王夫人之貌乎故於年紀除其姓云上有所幸夫人云云壽昌案王氏考核詳辨以爲夫人無姓庶不牴牾然武帝分封三子皆在元狩六年齊王閎封時不必其母猶存封齊之語或先有成約後踐其言未可定也褚先生補傳紀年每有與事不相應者卽匈奴傳末載李貳師年事皆舛諸家皆駁正之他可類推史公當武帝朝此當不舛似宜從史記作王夫人爲是亦不必云無姓也

先是其父坐法宮刑爲中黃門

壽昌案坐宮刑而後得追封順成侯與張賀同恩澤侯表不入豈以趙氏無在位者耶

長主內周陽氏女

壽昌案淮南王舅趙兼封周陽侯侯廢遂氏周陽也

遂立爲皇后年甫六歲

案后上官安女也時昭帝亦僅十二歲是皇后亦可待年矣

出對賓客言與我壻飲

漢時呼女夫爲壻本書始見此古但稱爲甥也始見孟子案爾雅妻之父爲外舅末又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又云女子子之夫爲壻注引方言云東齊之間壻謂之倩郭

注言可借倩也今俗呼女壻爲卒便是也壽昌案借倩卒便殆晉時語今若呼之或以入文直不成語古稱甥亦疑與姊妹之子混不如呼壻爲簡别據此知漢以來自呼其女夫如此稱矣

安醉則裸行內

內亦房也安雖放恣若裸行於外必被奏劾光之持正亦必不能容也故惟裸行房中與其後母及家人亂也

及父諸良人亂

壽昌案漢內官制良人視八百石爵比左庶長桀安父子封侯其姬妾亦得稱良人矣又案趙充國傳充國孫欽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是主家妾可稱良人侯家亦得稱之也

皆爲窮絝多其帶

注服虔曰窮絝有前後當案當卽玉卮無當之當後乃作

褌字也絝作袴古今字也禮內則衣不帛襦袴論衡趙武

藏於袴中急就篇注袴脛衣也卽絝字

傴言名妄人

壽昌案傴言以下至皆入太子家皆任宣所錄考問之辭

若今之讞狀口供也

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

案廣望節侯名忠中山靖王子也長子中嗣侯仲卿或其

次子耳

追賜諡曰思成侯

宣帝追諡其曾祖母爲思后復以思諡其外祖父母也又

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皆思成侯子皆入表中獨無
思成侯王迺始名或以係追封者也
誤取它郎篷戶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
蠶室
壽昌案誤取一篷耳以盜劾以死論卒下蠶室漢法治盜
之嚴如此案高祖立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此應抵罪而亦以死論殆與殺人無別矣
廣漢部索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
篋緘封廣漢索不得它吏往得之
壽昌案廣漢時官宦者丞部署繩索之用猶管領也故下
言有索長數尺又云廣漢索不得此正論求繩索事何得
闌入搜索人之索字也廣漢索不得正言廣漢所部索不

得也時取索以縛桀故它吏往得之可以爲功何得云用
爲桀之反具桀反何取於索耶顏注全誤
顯因爲成君衣補
顏注謂縫作嫁時衣被案衣補爲嫁衣亦漢時語汪本作
衣被是從顏注誤改也試思霍顯家何等侈汰僅爲女衣
被亦尋常極小事何足述耶
上亦寵之顓房燕
顏注顓與專同壽昌案說文無專字元后傳無所顓大臣
顓政皆是而五行志下亦出侯專封之專字矣燕禮記朱
音燕文淵志注燕安也王肅云燕燕歡悅也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家凡十侯

顏注謂涓于長其一也壽昌案家者專指王家言不能連其戚屬也陽平侯禁禁子鳳父子繼侯當爲兩人若必拘論將莽之篡逆亦不得列十侯內矣

邑特進侯就朝位

案此即後書續志所謂特侯也後書鄧禹傳注引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

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何所仰乎

顏氏從纖微斷句而以內邪屬下讀壽昌案下以邪字梗於中語氣終不順細繹許后此疏通篇多以虛字頓宕生姿詞最婉摯當以終不肯給妾纖微內邪爲句纖微內即上所云纖微之間也後又云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

邪亦用邪字誳尤可證也

許氏自知爲鳳所不佑又祝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

壽昌案許后此事在鴻嘉三年后卽於此年廢見成帝本紀及班倢伃傳考百官表王鳳死於陽朔三年至此已死四年矣何與鳳事

我能白東宮

趙后之立實得長力時長主往來通語東宮故許后信之

蛾而大幸

蛾俄古字通古人於音同卽通用不說字義也本書多有之

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

案谷永疏有云建始河平之間許班之貴傾動前朝許謂

許廢后班則倢伃也時尚未逮陽朔至鴻嘉許班皆失寵矣

何性命之淑靈

何音荷去聲

豈妾人之殃咎兮

妾人猶詩云我人也

中庭萋兮綠草生

顏注萋萋青草貌也而本文實作萋兮明注多一萋字

仰視兮雲屋

即用史記帝堯紀望之如雲之意

厲陽阿主家

注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爲河

陽皆後人所妄改耳壽昌案地理志陽阿縣屬上黨平原郡有阿陽無陽阿五行志作河陽主荀紀亦作河陽考河陽屬河內郡此恐河誤作阿又倒書作陽阿宜從志與荀紀爲是師古謂後人妄改又以平原之阿陽當之皆誤之誤者也

欲起因失衣不能言

因失衣案失猶失音之失言不能衣也

封御史中丞印

壽昌案據此御史中丞印當藏殿中與御史大夫別一印也上云持詔記是天子手詔故用印封若通行詔書當用璽也漢凡定著令郎制詔御史此益可證

赫蹏書

據此西漢時已有紙可作書矣赫狀其色赤蹏狀其式小

孟康說未爲非也

偉能即宮

曹宮字偉能也

數召入飾室中若舍

言入飾室或甲舍也下始云留數月或半歲此祇言召入之地注訓或暫入或留止誤會本句意且與下兩語背觸飾室即下置飾室簾南之飾室舍如增成舍甲舍丙舍之類

燕燕尾涏涏

涏涏玉篇涏字注徒見切涏涏好貌廣韻涏涏美好貌類篇集韻俱同與口液之涎迥別今各本漢書改涏涏作涎

誕獨毛本大字與小注俱作涏

乃更號曰昭儀

漢至元帝始置此號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

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

祖師二字亦異稱丁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故稱將軍

轂禱祠解

壽昌案前注師古曰下云禱祠解舍是也據注本文解字下脫去一舍字又本注師古曰解音懈非也此解字訓作解釋言轂禱祠以求解其病解舍或祀神解病之舍如幸舍之類

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

壽昌案以第宮連稱於文不辭師古訓因莽稱第以皇后

在更呼為宮此尤非義皇后在莽第不能遂以莽第為宮若莽之冒上無等卽自稱宮殿有何忌顧而必以皇后為重也且漢時宮殿亦無甚分別如張延壽傳稱宮中皆犇走伏匿宮樂府游徼莽所居也黃霸傳先上殿殿丞相所坐屋也案此明云迎皇后於安漢公第第字絕句宮者馬宮也上云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光祿大夫歆此以宮豐歆連下讀無疑

孫建世子襐飾

案襐說文云飾也急就篇襐飾刻畫無等雙類篇未笄冠者之首飾也壽昌謂此亦漢時語也類篇說尤近

元后傳第六十八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

壽昌案後書張衡傳永平中爲侍中上疏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班氏立元后傳於諸后妃後則當時未用其議也蓋元后殂於莽建國五年越十一年莽乃滅若不於莽傳按年紀事則十數年國統虛懸事無所屬矣元后此傳不先敘先世而大書特書曰王莽之姑明乎莽之爲后實成之也

其自本曰

自本莽自造之本系也上云莽自謂黃帝之後亦與自本同

封建孫安爲濟北王

壽昌案濟北國爲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置西漢實無此地名項籍傳云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

立安爲濟北王劉昭謂濟北前漢之舊國不過亦據項羽封安事言之而地理志泰山卒未有也

是時政君坐近太子

壽昌案時元帝爲太子朝皇后政君卽元后名方爲後宮家人子乃能於皇后太子前有坐耶坐字疑立字誤

以參爲侍中

此太后母再嫁苟賓生子苟參也參爲侍中水衡都尉死其子伋復爲侍中陳湯傳所云參妻欲爲伋求封以金賂湯求爲奏者也

輔政出入七年

壽昌案杜欽傳欽說鳳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考鳳自竟寧元年輔政至陽朔初已十年又二年始薨此

當陽朔元年奏則七字爲誤也

是日詔尙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

事詳文帝十年本紀注商根等皆成帝母舅昭故文帝母舅也此猶今決大獄定讞必檢成案也

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又亦聘取故掖庭貴人吕爲妻

壽昌案外戚傳五官視三百石所掌亦猶外之五官貴人則倢伃以下通稱此在掖庭皆有位號非家人子可比根等公聘取言公然聘取爲妻無顧忌也

於是冠軍張永

案冠軍應是王莽所置官名

與何治而壞之

顏注與音曰預是也言干預何理而毀壞之也荀子修身篇少而理曰治顏解晦

立少子丹爲中山太守

壽昌考中山自元帝永元二年復爲國平帝時太皇太后立桃鄉侯爲中山王奉孝王後立之封紅陽在成帝河平二年平帝元始四年子杜嗣侯時中山國未廢不能有太守此或是王莽時然莽已易中山曰常山易太守爲卒正連率大尹之名亦不得稱中山太守矣

封丹子泓爲武桓侯至今

壽昌考王立封紅陽爲南陽屬縣故得與光武相結表云建武元年泓以父丹爲將軍戰死往與上有舊侯與此傳同而後書光武紀未載王丹事宋熊方後漢書補表我

朝錢大昭重稱表亦未入王丹及丹子泓事武桓考前後地志無此縣或即紅陽之鄉耶至今者班氏時泓猶在也
則武桓非謚可知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家凡九侯

壽昌案外戚傳云家凡十侯此云九侯益知涫于長之不能與也

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

案孔休眞可謂義士而先見絕莽尤不可及惜史氏未立傳

孫建爲爪牙

傳介子等傳贊云孫建以威重顯即此孫建也又游俠傳

王莽素善强弩將軍孫建建匿澘中叔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竟不問建仕莽至立國將軍成新公莽欲以其女平帝后改稱黃皇室主者嫁建之子其寵任可知

君㠯選故

選巽也遜也書汝能庸命巽朕位釋文巽讓也集傳巽遜古通用

所舉茂材異等

壽昌案此又諱秀爲茂與賈誼傳作秀材者異葢傳寫不同也

令太后下詔曰

案莽此時直可令太后矣

液廷媵未充

壽昌案掖作液古字多借通也

信鄉侯佟上言

顏注云表封新鄉侯此作信鄉侯古者新信同音故耳壽昌案顏說非也莽僞建國四年下書改十一公號以新爲心後又以心爲信此佟媚莽自改其國名也漢宗室之上書媚莽者以佟倡首泉陵侯劉慶繼之劉嘉又繼之嘉爲莽封師禮侯又繼之者爲廣饒侯劉京

納於大麓

大麓郎以大錄萬機之政爲訓無庸引山麓一說觀下莽詔文屢引大麓二字可證

其事雖醜要不可遂

其事雖醜案醜類也同也孟子地醜德齊易漸卦夫征不

復離羣醜也疏醜類也楊子方言醜同也東齊曰醜言醳之事雖與莽同要不似莽能遂其功觀下引霍光亦以莽陷假對舉可證

及至青戎摽末之功

注引服虔曰謂衞青公孫戎也壽昌案當注在一言之末下蓋摽末指青一言指戎也又洪亮吉謂公孫戎當作戎奴駮服氏壽昌考公孫戎當高帝時以一言明樊噲之不反得封侯卽此所云一言之勞也若公孫戎奴爲衞青部將以功封侯與此無涉洪殆以戎敘在青後疑之案上公孫戎位在充郎注孟康曰公孫戎奴也顏已駁正其誤洪未細檢也

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

顏注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也宋先生曰釋言原再也猶言功無與二也壽昌案薛宣傳原心定罪顏注原謂尋其本也與此注同意禮樂志以沛宮爲高祖原廟顏注原重也言已立正廟更重立也是原之訓再顏非不知此特以本原爲訓者蓋謂其功無所本爲創建之功取其與德亡首相對舉也

六子皆封

案六子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見左傳

吕著官簿比孝經

壽昌案孝文有孝經博士司隸有孝經師此孝經之著官簿者也莽殺其子宇作書八篇詔班郡國令學官教授蓋立之學官矣

謁者代持之注師古曰相代而持也

壽昌案言令謁者代莽持之不自持也非更代之代也

九百二人

莽九錫之奏富平侯張純爲九百二人之首

今加九命之錫

壽昌案九命之錫卽張晏所云周禮上公九命也顏注云禮含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縣朱戶納陛武賁鈇鉞弓矢秬鬯也今案莽九錫一衣服二車馬三弓矢四斧鉞五秬鬯六命珪七朱戶八納陛九虎賁獨無樂縣與公羊緯禮緯及韓詩外傳所言皆不合卽武紀注引應劭說亦異蓋皆有樂縣無命珪也此恐出王莽諸臣所臆造而爲之不必應經典

莽奏定著令
壽昌案漢必天子始能著令其令藏御史府高祖高后行之成帝令太子得絕馳道亦著令至莽則公然奏請定著令
舜等郎共令太后下詔曰
是王舜等又得共令太后矣
安衆侯劉崇
壽昌考漢宗室起義誅莽者始劉崇而嚴鄉侯劉信武平侯劉璜徐鄉侯劉快陵鄉侯劉曾扶恩侯劉貴等又繼之案王子侯表建武二年劉寵以崇從父弟紹封建武十三年子松嗣侯班氏作表時尚存殆以崇為宗室起義之最先者也

豬崇宮室

壽昌案禮汙其宮而豬焉注豬都也

令騎都尉崔發等眡說

壽昌案崔發涿郡安平人崔篆之兄駰之叔祖也後書崔駰傳稱其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并云其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此事莽傳未載

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

後書劉元傳注引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公之後因諡以爲姓壽昌案後漢紀作𠈉章學問若今言游學也

以戊辰直定

師古注曰於建除之日當定壽昌案定卽建除家所謂定

日也淮南子天文訓云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今日者書以隨月日爲轉移十二幹無定屬大要以除危定執爲吉建滿平收爲次成開亦吉閉破則凶足知其法自漢已然莽信時日小數故取諸此也上有云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注云其日當建與此同案隋律厤志云後魏景明中并州人王顯達獻古銅權一枚上銘八十一字其銘云律權石重四鈞又云黃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辛歲在大梁龍集戊辰直定天命有人據土德授正號卽眞改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龍在己巳歲次實沈初班天下萬國永遵子子孫孫享傳

儗年是權亦莽此日所制故有戊辰直定四字也

已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壽昌案自殷以得地統改厤建丑至是莽復用之後三國魏明帝曹叡景初元年亦改用丑正甫三年其子芳卽位仍歸夏正矣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

大鴻臚曰典樂

案桓譚爲莽掌樂大夫殆卽此官

中尉曰軍正

軍正漢有此官但非中尉所改耳

都尉曰太尉

太尉亦漢舊制但廢置不常此則秩如漢都尉耳

司從

舊本作司徒劉攽謂應改徒爲從

宣尼公後褒成子孔鈞

褒成子壽昌案元帝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此尚承漢褒成之封但易君與關內侯爲子耳

自黃帝至于濟南伯王

壽昌案莽自述爲楚項所封濟北王田安之後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實濟南之地莽所稱濟南伯王即此人因其字伯紀則謂之伯王字翁孺則謂之孺王也又案郊祀志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史記注伯王指秦始皇伯讀曰霸莽信符命借此伯王

以爲祥也

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

元城王氏壽昌案特別元城者莽本娶王咸之女爲妻以示他王氏得相嫁娶且明已非婚同姓也

思索廣求

思索案周禮考工記㮚氏嘉量銘有曰時文思索時莽用劉歆語重周禮故詔亦用此二字也

夫劉之爲字卯金刀也

壽昌案據此劉姓必應書作劉可知近時文人因說文脫劉字遂書劉作鎦并有自改其姓爲鎦者泥古甚矣又案三國吳志注虞翻別傳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裴松之謂翻言爲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

故也與月辰卯字字同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據此則裴雖主虞義而亦未廢莽說也

是用建爾作司命

陳崇本官司直此復作司命卽新置之五威司命也

掌寇大夫陳成

案此亦莽新設官漢無之也

扶恩侯劉貴

不見王子侯表中壽昌案與陵鄉侯劉曾起兵誅莽事亦未載莽傳

討穢將軍嚴尤

壽昌案嚴尤本莊尤字伯石避明帝諱書作嚴也見後書

光武紀注引桓譚新論

言新室嘗分陝立二伯

案二人甄豐平晏也西域傳稱之爲太伯

爲胥附

胥附卽疏附胥疏一音

講理大夫孔秉

案此亦莽所設官講理言講地理圖籍也

莽欲都雒陽

案莽造元龍石文曰定帝德國雒陽此爲光武建都之兆

家上書師古注亭長家上書自治

壽昌案自治之治當作理言自申理也唐人避高宗諱凡

治之字應爲理後人閒將理字改同作治故此轉誤作治

也師古時尙未得避治字

大司空邑斥士以謝

壽昌案上旣云亭長斬士是大司空之士已斬何緣復斥

耶若他士未干夜禁卽無斥理

四月隕霜殺屮木

案莽以建丑爲正月則四月實漢正之三月也三月隕霜

故爲大災異

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河東河內宏

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

壽昌案此莽仿周官地官之制而畧爲沿革者也周官大

司徒屬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疏云司

徒掌六鄉者鄭注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鄭司農云百

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遂人鄭注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疏云其以六鄉為正六遂為副莽之六隊卽六遂也古遂隊字相通易震卦震遂泥釋文荀本作隊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史記作隧隊是隧本字省文周官考工記匠人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隧釋文隧本作遂故知莽以六遂作六隊也

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

莽置常安西都六鄉此其一卽以鄉加于卿上故地志有保忠信鄉也案漢碑有孔林墳壇二一曰祝其卿一曰上谷府卿皆居攝二年所造蓋祝其上谷府皆地名卿則莽所置官亦猶是也

陳定故梁郡

壽昌案據此漢梁國王莽時已稱郡矣

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

禮郊特牲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故古皆以甲子爲六旬首

此則莽所造王光麻也

及稍所略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

劉攽曰稍所略非辭當云所鈔略傳寫誤爾壽昌案非誤也此正莽之大言也言匈奴未敢恣掠但稍有略於邊民也

遂致命而還之入塞

劉奉世曰之字衍壽昌案從還字斷句以之字屬下讀卽非衍之在也

傳相舉奏

他本傳作傳宋祁曰疑作傳毛本正作傳不作傳也壽昌

檢　殿本亦作傳則相爲郡國之相也去聲棨傳爲傳車

猶郵遞也相讀如本音觀下有遞相財賂語下卷有傳相

監趣語則傳字爲是

邯鄲以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

劉攽曰霧字疑非壽昌謂大雨且大霧也兩字略頓斷讀

觀下云流殺數千人僅言水災也若是大雨雹則不止流

殺矣

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

宋祁曰什下當有計字壽昌案什卽十也卽所計數也不

能再有計字觀下云亦以十率多少而損其祿可證

略頗稍給

案略頗稍三字連文較前稍所略句更不辭然本書魏田
韓傳贊有云尚猶頗有存者是班氏原有此等句法
幾上下同心
幾卽冀也亦幸也
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四行各一人
卽上所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四種人也
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
離罹也
命佐帥何封
佐帥猶副帥也左傳文二年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此
佐字所本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納言馮常

壽昌案前有納言掌貨大夫後又有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嚴茂知前之稱納卿言卿秩卿宗卿劉攽以爲誤者洵不虛也

刻印三

案莽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其孫宗亦欲襲其所爲也一曰維祉冠存已夏處南山藏薄冰即用莽詔中御王冠即眞天子位之意維祉即莽所云福應也二曰肅聖寶繼即應邵所注云云也三曰德封昌圖即莽詔中所云銅符帛圖并哀章所上之天帝金匱行璽圖也必刻印者即莽詔所云七以元印哀章之赤帝行璽也

吕寧始將軍爲更始將軍

案此則更始之稱亦兆於此矣

及死罪囚吏民奴

吏民奴言凡吏民之奴也

博意欲呂風莽

風莽莽字巨君故舉其人姓名爲巨毋霸以諷之也班固

幽通賦曰巨滔天而泯夏兮亦以巨稱莽也

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

漢制春夏不決囚莽以春夏斬人都市故百姓震懼也

兆域大將軍王匡

劉奉世曰兆域二字無理當是北城字衍大字前有南城

將軍王匡此王匡又別一人也壽昌案劉考證是也惟云

衍大字或不然觀下莽賜諸州牧號爲大將軍是莽有大

將軍之制可證

予甚弁焉

壽昌案嚴延年傳吏皆股弁注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禮弁行剡剡起屨疏弁急也弁亦同卞集韻卞躁疾貌左傳定三年邾莊公卞急而好潔

及後閤更衣中

壽昌案中下疑脫室字觀晉灼注云室屋名也言名其屋爲更衣中室非室屋連讀也觀下又云後閤更衣中室可見

沒入爲官奴婢

宋祁曰淯化本景祐本入字下有官字壽昌案下犯鑄錢下亦有沒入爲官奴婢語入下並無官字也

臨妻愔國師公女能爲星

壽昌案爲治也言能治星學也左成十六年秦伯使醫緩爲之杜注爲猶治也文六年何以爲民釋文爲治也山海經中山經鼓鐘之山有草名曰焉酸可以爲毒注爲治也後書廣陵思王荆傳私迎能爲星者與謀議何敞傳敞通經傳能爲天官皆此類

語臨宮中且有白衣會

壽昌案漢稱未仕之服爲白衣後書崔駰傳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類此莽之子臨聞而喜者蓋疑白衣爲喪服不知民庶會於宮中卒爲莽敗亂之兆也

誡恐一旦不保中室

中室自依李奇訓爲臨之母也前云莽妻失明莽令臨居

中養爲中郎中室也莽時內宮俱稱室如元后新室文母平帝后稱黃皇室主故莽之子臨亦稱其母爲中室也

㠯其不明故也

莽爲侯就國時僞爲謹飭其私幸侍者所生子女未敢顯言於人其不明之故在此若侍者與人私通此顏注中添出本文中並無此言也莽雖不足道然此必謂其侍者私通外人自知所生子女不明而故留之莽之狠惡未必容此且莽當日亦並無適子也

旬月四喪焉

案自莽妻死後其子臨自殺安病死其孫公明公壽旋死蓋五喪不止於四也

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

長安莽改爲常安此又稱長安葢史臣隨筆書也

孫喜㬎向曹放等

汪遠孫校云前作士孫喜此脫士字壽昌案喜宋本作憙今　殿本從之

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除

案莽妻死天下以皇后服服之故云大服未周而即釋之並民間私服亦令釋除詔書前即赦詔以前也

又感漢高廟神靈

案莽建國元年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感此事也顏注謂夢見譴責無據莽果夢譴責肯告人耶

呂百姓怨非故

非讀曰誹

皆自亂鬬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

中字如師古訓應讀去聲若如本音則宜從中字句絕不能訓作傷言皆自亂鬬之中被兵而死非盜賊有意殺之也

三月辛巳朔

壽昌案後書光武紀作二月惠棟以爲後書誤者非也莽改厤以建丑爲正月則莽之三月正漢改夏正後之二月也下四月後書作三月同

迺染其須髮

染須髮見於書者自莽始

遣七公幹士隗囂

隗囂即隗囂也考後書隗囂傳云王莽國師引囂爲士歆
死囂歸鄉里此作逃亡與後傳異
虎豹股栗
案此虎豹皆王邑軍中所有即前云多齎珍寶猛獸也
又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皇帝
案此距平帝之崩已十九年世亂道遠傳聞不確至是關
中始聞漢兵言信而有徵矣
新都哀侯小被病
案哀侯即王曼莽之父也小被病言幼小即病也傳云早
死其少可知
素養道士西門君惠
壽昌案君惠與前平原女子遲昭平皆二名皆不遵莽制

者也

有白頭公青衣註

鄭氏曰偃人以掌承露承盛也一本作以掌承承露盤也

號將至曰歲宿申水爲助將軍

號將言號其將也宋小字本改至作軍者誤也

莽愈愛之

言莽愈愛惜不能舍也孟子曰百姓皆以王爲愛也注愛嗇也國語魯語人以其子爲愛注愛吝也

天文郎案栻於前

注師古曰栻所以占時日天文郎今之用式者也壽昌案周禮春官太史大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鄭司農注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莽雋信周官故用

此制蓋栻卽今之星盤也以木爲之廣韻栻木名也卽式字藝文志五行家有羨門式法二十卷羨門式二十卷卽此亦作楇博雅曲道栻楇也楇有天地所以推陰陽占吉凶以楓子棗心木爲之

商人杜吳殺莽

三輔故事作屠兒杜虞手殺莽東觀漢記亦作杜虞吳虞古字通也

孫衍齡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六

長沙周壽昌學

敘傳第七十上

楚人謂乳穀

注如氏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構壽昌案酉陽雜俎穀田久廢必生構葉有瓣曰楮無曰構今吾鄉有此音湘中穀皮樹卽穀樹也尙呼曰構皮樹汁呼曰構漿也

皆占數于長安

後書班彪傳云扶風安陵人也

伯少受詩於師丹

儒林傳師丹傳齊詩學則伯所受者齊詩

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

壽昌案勸學勸上學也時帝方鄉學也漢時應設此官如後世侍講侍讀之類後書馬嚴傳除子鱄爲郎令勸學省中楊秉傳以明尙書徵入勸講皆是也三國志蜀尹默譙周爲勸學從事皆見本傳晉孟嘉爲勸學從事見孟嘉傳梁元帝在荆州置勸學從事見玉海蓋在帝前稱勸學州郡則加從事之稱

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

案成帝以微行臨候故伯惶恐也

式號式謼

謼毛詩作呼壽昌案班伯所引是齊詩說說苑貴德篇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闔行也則魯詩說謼亦作呼大雅所曰流連也

顏注大雅蕩之詩流連嗟嘆而泣涕流連也而說者乃以流連爲荒亡蓋失之矣大雅所以流連不謂飲酒之人也

壽昌案顏謂流連不指飲酒說是也然亦無訓爲泣涕者詩泣涕漣漣漣作漣不作連唐書杜亞傳日夜召賓客言噱流連亦有作留連者晉書羊祜傳不爾留連南史江斅傳留連日夜北史王晞傳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大雅此篇自天不湎爾以酒下專指酒說所以流連往復致戒於酒之爲害也至流連荒亡訓自孟子說者引此於本指相違所謂言匪一端義各有當也

車騎將軍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

壽昌案張放傳云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云云考百官表永始二年正月大司馬音薨三月翟方進爲御

史大夫是音安能風方進也放傳作上諸舅皆害其寵不專屬音爲是

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
案班氏常譏太史公先黃老而後六經故特於嗣論莊子後爲其父提淸此語後書云彪性沈重好古

據韓擁衆
後書作擁衆天水

其抑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
顔注抑語辭壽昌案抑猶或也轉語亦疑辭也左傳昭公十三年曰其抑亦將卒以祚吴乎語義正同抑亦作意廣雅曰意疑也韓詩曰抑意也杜注左傳曰抑疑辭皆此類

梟于稷契

臬卽蟹史記夏本紀蠙珠臬魚注臬古蟹字也

而得屆起在此位者也

桀屈起卽嘱起

㾓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

壽昌桀高祖都關中用婁敬之言敬本齊人於漢五年戍

隴西過雒陽見高祖言便宜故此稱爲戍卒也

迺避隆於河西

河西後書作融以從事

舉茂材

後書作融還京師光武問融融舉之帝雅聞彪材因召見

舉司隸茂材

氏中葉之炳靈

壽昌衆氏即是古通段此字尤多本書地志西河有觬是說文作觬氏又造父有非子元孫氏爲莊公顔注氏與是同後書李雲傳五氏來備王伯厚引史記作五是儀禮覲禮太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爲氏禮記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韓勑修孔廟後碑以於氏爲於是張遷碑張是輔漢是即氏漢末有是儀亦作氏儀魏志以爲孔融改氏爲是殆非也

繇凱風而蟬蛻兮

繇凱選作飆飄

愇世業之可懷

愇選作違顔注愇與韙同韙是也義本說文文選注愇亦恨也本蕭該音義亦見廣雅釋詁四

議遺識巳臆對

臆對卽賈誼鵩賦曰請對以意意亦作臆也

柯葉彙而靈茂

靈選作零

美本支庳三止

止選作趾

發還師巳成性兮

性選作命

妣聆呱而刻石兮

刻選作勊

李虎發而石開

案陳思王集自誠令曰昔雄渠李廣武發石開句本此

躬帶冕之服

帶冕選作帶紱冕

恒目年歲

恒選作緪

風颺電激

颺選作飈

激選作激

韓設辯目徼君

說難旣酋

酋選作遒

漢艮受書於邳沂

沂選作垠

辯章舊聞

辯章卽平章書平章百姓古文尙書作平今文作辯

敘傳第七十下

朱旗迺舉

迺選作天

西土宅心

宅心案宅說文所託也又禮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宅亦有

歸往之意

保此懷民

書黎民懷之又懷保小民

諸侯方命

書釋文方放也注釋圮族不釋方命似於本文無涉

協律改正

改正漢承秦制以冬十月爲歲首武帝太初二年始以建寅之正月爲歲首也

亦允不陽

亦選作光

季世不詳

詳與祥同易履上九視履考祥祥釋文本又作詳左成十六年詳以事神正義詳者祥也古字同耳下述霍金傳亦云漸化不詳詳卽祥也

侯伯僭時

注應劭曰僭時秦文公造西畤祭天是也壽昌案史記封禪書襄公造西畤文公造鄜畤楊子法言問黎篇昔者襄

公始僭西畤以祭白帝是造西畤爲秦襄公非文公

非胙惟殃

胙同祚選作祚

雖戒東南

高祖謂濞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

弈世宗正

郢客與德俱任宗正也

三趙不幸

謂隱王如意共王恢幽王友一爲高后所殺二爲高后所

逼自殺也

是謂相國

漢初相國惟此兩人後皆爲丞相

萬石溫溫匆寤聖君

注鄧展曰爾雅寤逢遇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萬石匆而恭謹感寤高祖以見識拔也爾雅云遻遇之也非謂寤也宋先生過庭錄云案今爾雅釋詁遘逢遇遻也遘逢遇遻見也葢鄧氏所據爾雅遻字作寤詩東門之地可與晤歌毛傳云晤遇也古晤寤字通詩寤辟有摽說文日部引作晤辟有摽可與晤言列女傳二卷引作可與寤言則毛公時爾雅遻亦作寤也寤亦與遻通遻說文作啎逆也左傳莊公寤生葢謂逆生此正謂萬石匆遇高祖耳不必言感寤也釋言逜寤也郭注云相干寤音義逜五故反詩昌案又通作午荀子富國篇注午讀爲迕遇也知寤之通遻即可得寤訓遇之證矣

束髮脩學

四字可備束脩一義

深作敎害

敎憖也說文憖怨也从心敎聲或亦省作敎

總督城郭三十有六

案今世總督二字見此壽昌考總督一官自明始立加總督漕運總督薊遼及各省總督皆見明史職官志今尚沿明制也若晉書前秦載記王二表曰總督戎機陳書蕭摩訶傳吳明徹曰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則以二字爲文尙承此書語也

孫衍齡謹校